

在北極

著 寧 巴 巴



大衆書店翻印

在 北 極

(全一冊)

元 價 實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初版

著 者

巴 巴

發 行 者

大 眾 書 店

大連市浪速町一三三番地

電 話
經理部 辦公室二一三五—三號
編輯部 辦公室二一三七—六三號
出版部 辦公室二一六八—八五號
營業部 辦公室二一七八—八四二號

大連市三河町三番地

印 刷 者 大 華 印 書 館

大連市浪速町一三八番地

總 經 售 新 文 化 書 店

電話二一五一—八八號

各 地 經 售

公 益 書 局
華 中 印 書 局
益 堂 局

作者自序

——致 孩 子 們——

親愛的孩子們！

看到了你們，真是萬分欣喜！你們生活在這樣的幸福的時代裡呵！可是，在回憶起自己童年的生活時——那真是難受得很呵。

我是生在黑海岸旁的謝瓦斯托波爾城裏的。父親是一個水手，母親是在碼頭裡縫着沉重的船帆的。

八歲的時候，把我送到學校裡去。我是一個優秀的學生。我非常喜歡讀書。

但是，當我四年級畢業了業的時候，父親對我說道：

“瓦紐沙，現在得叫你離開學校了。每年到那裡，得交兩個盧布——可是在那裡拿到這些錢呢？是的，我有你們弟兄六個人。你工作去吧，給父親做一個助手吧！”

沒有辦法。只得走到工廠裡去了。我學着做一個旋削工人。

工作十分繁重。最初，我做了一個小跑腿的。把我趕到這裡，趕到那裡，而每天才只領得十個哥比。而且，他們還在拿我開心呢。
• 有時候，他們說道：

“學徒的，拿一個鐵釘來！”

你若是捉住它吧，而它又是那樣的滾熱。我含着眼淚，吹着被燒燙了的手指頭，可是周圍的人們都在哄笑起來了。

還有其他許多殘忍的事情。有時，還打我們學徒呢。

但我總算成了一個旋削工人了。

以後，又把我弄到沙皇軍隊裡去，在海軍裡當着水手。我在營部裡住過。營房真好像監獄一樣。惡臭，潮濕，吃的又非常壞。簡

直不把水手們當着人來看待。官長辱罵着我們，鞭打着我們，而且用盡各種各樣方法來嘲弄我們。我記得，有一次，我的小弟來到我那裡，在門上痛哭了半天，想把我叫出來。可是，當我出來走到他的面前時，他說道：

“伊凡，媽媽死了……”

他痛哭起來，我也痛哭起來了，他邊哭邊說着：

“伊凡，沒有人葬埋他老人家……你來葬埋他吧。”

我走去見長官，請求着道：

“大人，請你准我回去葬埋母親去吧！”

“不准去！哀告，請求，費了三個鐘頭的工夫。結果准了，不過命令着快一點回來。我勉強剛剛挖了墳墓，就又趕緊跑回到營房裡去了。

萬分幸運，這種生活算是已經終結了。

革命來臨了。打倒沙皇！打倒資本家！以後，就開始了跟白黨們的戰爭。他們企圖再把沙皇和將軍們放置到我們底頭頂上。

我跟白黨們戰爭了很長久的時間。我建立起鐵甲列車，我做過黨代表，我做過隊長……都曾遭受過着許多危險。

有一次，我和同志們鑽到白黨們的後方去。在那裡我們組織了紅色的遊擊隊伍，等到我們該回去的時候，但出來是非常困難的。于是把我裝到口袋裡，冒充是麵粉，裝在火車上把我運走了。這一窠把我運到了土耳其。在那裡，我偷偷地出來，到了海岸上。沿着大山我徒步走了二十一天，我身上穿的破爛不堪，我變成爲要飯的乞丐了：在許多城市裡我沿街討過飯。這樣，我才到了蘇維埃俄羅斯。休憩了一下，我又回到前線去！

可是後來，當我們從蘇維埃領土上，把白黨驅逐了的時候，我就到北方去了。在那裡我曾過了幾冬。

我仍然希望怎樣盡可能的向着北方走得更遠些。

一九三七年的時候，我的宿願終於實現了。我做了在北極上

多季露營的領導者。我們四個人在冰上居住了九個月之久。這是斯大林同志把我們派遣到那裡去的。我們完成了他給的任務。

可是，在北極上仍然還有許多工作。你們，孩子們，自然都想成爲北極專家的。因此，你們必須要成長，集中更大的力量而且要有更多的學習。

親愛的孩子們！學習吧，學習吧，再學習吧。你們中學畢業之後，還要入大學的。北極十分需要着受過教育的人們。它對待無知識的人，是殘酷無情的。它對於有學識的，文化水準很高的人們，却招待得很好。所有在它裏邊隱藏的一切財富，爲着我們偉大的祖國的福利，它是會大量地給予的哩！

目 次

黑色的帳幕	1
我們飛行着！	5
這就是北極呀！	8
冬營開始了	11
// 斯莫科——北極“運河”	13
// 鷹們”	15
北極說話	18
// 蘇維埃宮”	21
// 百病科教授”	22
熊	25
偉大的慶祝節	27
// 無軌電車”	29
暴風雪	32
小小的線紋	34
在殘餘的碎塊上	37
給所有的一切人們……	39
莫斯科	42



黑 色 的 帳 幕

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了。偉大的飛行家茨卡洛夫想了一件很難的事情——經過北極飛到美國去。

但是，斯大林同志說，首先必須得把北極研究一下，必須得把最優秀的北極專家派到那裡去。讓他們生活在那裡，讓他們研究研究應該怎樣去做，讓他們常常報導，那裡是怎樣的天氣。到那個時候，就可以飛了。

於是，斯大林同志就招集了我們國家最優越的飛行家們。他就跟他們商議着：能夠用飛機飛到北極上去嗎？能夠在那裡降落下來嗎？能夠在北極上過着生活嗎？

飛行家們都在應聲的答道：

“能夠的！”

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飛行家沃賓匹雅諾夫，興奮起來了。他說道：

“我們有許多精良的飛機，我們有許多出類拔萃的飛行家。他們都能够在極惡劣的寒天，和漆黑的夜間飛行，可以穿過濃雲和密霧，他們能够飛行到北極去的。而且可以在那裡降落到冰上，還可以張幕冬季露營。”

有些人卻懷疑着：

“可是一下子冰若裂開了呢？”

“不會的，那兒的冰是千秋萬代的，並且是非常的厚！”

“但是，飛機一下子若飛不到可怎麼辦呢？”

“應該飛到的；因為摩托是有力的，精良的！”

大家長久的在討論着。

斯大林同志把一切統統想了一下，就決定了到北極的飛行。于是就開始準備起來。

委我為北極的冬營的主任。我十分的高興。自然囉，我知道，那對於我們將不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因為，在北極上，直到現在，還沒有誰在那裡住過。而且，也僅有幾個人到過它那裡呵！所有這一切的人們，都差不多是毀滅了。

挪威的北極學者南森，曾經在北極圈漂流過三年之久，——這樣也並沒有到達了北極。俄國旅行家塞多夫，在冰上走了兩年多，——這樣，也沒有到達北極，就死亡了。另外還有其他的十來個人，都遭受着同樣的命運。

然而，我曉得：所有這一切，都是在革命以前的事情，他們之所以毀滅，是因為沒有任何別人來援助他們的緣故。

我們的事情就不同了。全體的人民都在援助我們，斯大林同志本人也在援助我們。

我很安心的。蘇維埃公民，無論處在什麼地方——無論在大森林裡，在大海洋裡，在大草原裡，——他的祖國都不會遺棄他，祖國一定會拯救他的。

于是，我就集合了我的同志們——克林科里，希爾瑟夫，費多洛夫——向他們說道：

“來呀，弟兄們，想想我們到北極去需要些什麼東西。”

克林科里首先說道：

“我需要一個很好的無線電機，以便我們能够從北極上，和莫斯科和所有的人們，和全國，用無線電來說話。”

希爾瑟夫說道：

“我要研究北冰洋的深度。我需要一個帶有很長的鋼絲的絞盤，一個顯微鏡，還得要一些絹製的網，和一些別的應用的儀器。”

費多洛夫說道：

“我將按照星光和太陽的方位，來斷定我們之所在地，我可以按照它們的方位，可以知道冰把我們漂流到那裡去。所以我需要許多關於天文學方面應用的儀器。”

可是我說道：

“弟兄們，我們去北極得要整年整月。我們必定要有一個很好的帳幕，要有無線電所使用的電氣，要有橡皮船，吃飯用的傢伙，香烟，斧頭，



以及其他許多別的零零碎碎的東西。我們應該準備食物的存儲。但是，給我們的食物，必須是已經特別先做好了：這樣以便佔的位置很小，而且可以使它不致腐爛。”

我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，都在做起來了。在壓成像一個木片和方塊形狀的東西裡，準備下了兩年的食物。用五百個檸檬，壓成了十缸的檸檬汁。周密地設計了非常適用的帳幕。準備了最精確的儀器。配備了極優良的飛機。

在一切都已準備妥當的時候，我就說道：

“弟兄們，都來呀，現在我們應該在莫斯科附近找一個什麼地方來往一下，就好像在北極上一樣，然後我們好把一切都檢查一下。”

於是，我們就把我們的傢伙等都裝在汽車上，駛出了莫斯科。那時正是隆冬的季節。四野都是雪，我選擇了一塊小空地。

這怎不是北極呢！

開始把帳幕張開來。豎起了結實的木樁，打開布蓬，展開用一種海鴨絨毛製成的套兒。而帳幕的頂層，則完全是黑色的帆布，上面寫着白色的字：

漂流站

然後，我們穿上了北極的衣服：毛皮外套，毛皮長靴，帶耳的帽子。於是開始生活着，就好像真的和在北極上一樣。



我們自己準備中飯，我們把事先壓成方塊形狀的東西，放到開水裡，——就沖成了白菜湯。把另一個事先壓成薄片形的東西，沖成了肉丸子。再把第三個事先壓成的東西，用開水沖成了蜜餞。所有這一切，味道都是非常的甘美。

希爾瑟夫和費多洛夫兩個人，在試驗着儀器。克林科里裝起來無線電機，開始和莫斯科，以及和其他各城市說話。

在晚上的時候，他說道：

“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我可以暫時到莫斯科去一下嗎？”

我提醒着他說：

“契歐多雷赤，你忘了吧，我們是在北極上哩！”

埃林斯特微微地笑道：

“可是莫斯科是在跟前呢。”

于是他就到莫斯科去。經過一個小時的工夫，果然他轉回來了。

在莫斯科近郊，我們整整地住了六天，一切我們都檢查過了：帳幕是否合適，無線電機是否很好，儀器是否精確，衣服是否溫暖。

結果，一切都很好。我們回到了莫斯科。我就宣稱道：

“我們準備飛往北極去吧！”

我們飛航着！

在莫斯科的飛機場上，整整齊齊地，排列着四個巨型的飛機，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小一點的飛機。在這架飛機上，一個飛行員在向前面飛行着，在飛行偵察。

和我們一起飛行的，都是些素負盛名的飛行家們：有沃實匹雅諾夫，莫洛攷夫，阿列克舍耶夫，瑪朱陸克，巴布西肯……等，大名鼎鼎的舵手斯匹林，也跟我們一道飛行。

摩托響起來了。急風一樣地旋動着。我們進到機身的小室裡。歡遂的人們舉起了帽子，高聲喊着：

「祝福一路平安！幸運的過着冬日！恭賀到達北極！」

沒有一個人在高聲叫道：「請你們寫信來」，——因為現在，北極還沒有郵局的設置。所以，他們都在請求克林科里道：

「請你常常拍電報來！」

「好吧。再見吧！」

沉重的飛機，都一個跟着一個地向上昇起來了。

我們飛航着！直往北極飛航着！

我總想着——食物够不够呢？若是一下子不得够可怎辦呢？因為，在北極沒有商店。本來，我們把肉類，水菓，臘腸，甜食之類的東西，都已存儲的很豐富。甚至連餃子都有了。但我總以為這些東西還是很少。飛行家們說道：

「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裝載的東西已經够用了，你可憐可憐我們吧！」

可是我仍然玩滑頭，到處都塞着各種各樣的食物：在飛機的兩翼裡，在座位底下，在機尾裡。

我們飛到了哈里冒高爾城的時候，天氣變得很壞，再也不能向前飛行了。我決定檢查一切食物，打開裝餃子的罐子一看，那裡已成為一團麵粉。都在開始發起熱來，餃子已經腐敗了，把這些都擲掉了。可是飛行家們都在旁微笑地笑道：

「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餃子糟了！」

「沒有關係。我拿牛來代替餃子。」

真的，我非常願意把活牛帶到北極去。就是小豬也可以。

但是，飛行家們都不願意把牛裝在飛機裡。

“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你最好再帶一隻象來！”

在當時，我曾帶來了一個小桶，裡面裝有酸乳酪。

“不是嗎，這就是拿來代替餃子的。”

他們收下了酸乳酪。

天氣比較好點了，我們便又起飛。不久，就飛到了納里揚瑪爾。沃賓匹雅諾夫到我跟前說道：

“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拿酸乳酪請客吧。”

“請吧。”

我拿起小桶，但是它是出人意料的輕。我把它一看——是空的！怎麼這樣的奇怪呀？所有的人們都在一旁笑着，齊聲的說道：

“瓦那叔叔，我們把你騙了！”

原來，他們悄悄地在小桶上穿透了一個小洞，用一隻小管子插進去，偷偷地把酸乳酪吸抽了出去。所以，統統都給流乾了。

我說道：

“不，你們不是騙我，因為我正要拿這個小桶裝魚，來代替酸乳酪呢。”

我自己心裡想着：“那裡若是裝着魚之類的東西，你們再也不能夠用小洞把它抽出來了。”飛行家們都在看望着：跟我爭論是很困難的。於是他們就把魚裝在飛機上了。

摩托又在響着了，繼續向前飛進——到達了魯多里發島。

在魯多里發島上，我們停留了幾天。天氣惡劣起來了，再也不能夠繼續向前飛行。

在這裡，我們結識了一個新的同伴。這是一隻不很大的，而且非常伶俐的牝狗——一隻西伯利亞的愛斯基摩狗，牠有着異常敏銳的一雙耳朵，有着像一種鹽餅乾似的捲起來的尾巴。牠大聲地，在向我們吠叫着。

有誰在說道：

“這條小狗兒，將來可以成爲一個極優秀的北極專家呢！快活

的狗兒啊！〃

因此，以後這條小狗就叫做：“溫學雷”。（註：“溫學雷”是譯音即快活的意思——譯者）

這 就 是 北 極 呀 ！

最後，天空晴朗了，太陽也出來了……

可以飛行了。現在，一直地飛向北極去！

趕快預備好了一個機器。這個機器，載重能力非常地緊張。在魯多里發島上的飛機場，是懸崖般地掛在海的上頭，所以，從陸地上起飛的時候，必須要陡直地上昇，不然的話，一定會沉沒到海裡去的。

可是，這不是徒然的，掌管機舵的，乃是最優秀的飛行家，蘇聯英雄墨哈伊爾·沃賓匹雅諾夫。沉重的機器很輕易地向上飛了起來。我們已飛在空中了。現在的航程——是筆直地向北極飛進。

那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，四點五十二分鐘的時候。

我們飛行得異常高。馬達協和他發着沉重的聲音。我們貪婪地向下探望着。但是那裡——都給雲霧遮住。有時，透露了一下微光，現出了“窗子”。但在“窗子”裡所閃爍着的，都是些茫茫的冰，冰·冰……

我們這樣的飛行着，已經有六個鐘頭了。

突然地，我們的舵手斯匹林，和任納，費多洛夫同聲喊道：

“北極！我們在北極上呢！”

沃賓匹雅諾夫操縱着飛機向下降落着。一切都在接近了，接近

了……穿過雲層。在雲層的底下——則是一片濃霧。末後，濃霧沒有了。沃寶匹雅諾夫開始覓尋着冰塊，以便降落。

他在白茫茫的冰源上空，經過了長時間的巡迴飛翔，來往的探索着。最後，終於找到了一塊很大的冰塊，開始向那上面飛行着，照準了目標，是那樣很適合地降落下來了。

踏雪木屐接觸着冰，向前滑行着，飛機停止住了。

我們一行共計三十人，大家都翻身跳出來到冰上，彼此開始互相攬着手，彼此開始互相擁抱着，狂吻着，互道賀意……

人們在招呼着我道：

“伊凡。德來特里耶維茨，你是北極的主任，你該行使你的支配權了！”

我環顧了一下。周圍都是冰的原野。北極就是這樣的呀，由於它，不知沉沒了多少勇敢的探險者，而這些人們，却並未接近了它呵！但是現在，我們，布爾塞維克者，却已經到達在北極了。

克林科里把無線電台攔開。但是，在那裡，某種部份發生了故障。錶針還在走，可是無線電不靈。所有的人們都着急起來了：“我們已在北極，但是還沒有誰知道這回事，恐怕人們以為我們還是已經沉沒了呢！”

克林科里卻非常鎮定地，說道：

“沒有關係，修理一下，就好了。”

經過十一小時之後，無線電才開始工作起來了。我們每個人都私心竊喜地高興起來，於是馬上就給斯大林同志從北極上拍發出第一個電報。



冬 營 開 始 了

工作緊張起來了。誰在從雪裡砌成了磚塊，誰在從雪裡堆起了堵牆，以便安置無線電台。誰在起卸飛機上的貨物，誰在佈置雪車。

我跟彼得，彼得洛維茨打起賭來：冰有多少厚呢？我們把冰塊掘了又掘，掘了二十多次，一直到渾身發汗，最後才掘到看見水。冰塊的厚度，足有三公尺多深。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滿可以住下來的！

落在後面的飛行家們：莫洛茨夫、阿列克舍耶夫、瑪朱陸克等人們，迅速地向我們飛來。他們把絞盤，帳幕，和溫學雷都給帶來了。

狗兒沿着新地跑了起來，用鼻子到處探索，到處聞嗅。人們都在笑起來了：

“溫學雷嗅聞北極了！”

飛行家們自己張開了輕便的帳幕。而我們則安設了我們的大的，那一個黑色的帳幕，就是我們在莫斯科附近所曾經住過的那一個帳幕。我們把它集攏起來，用螺旋釘釘住，用帆布把它包裹起來，再用毛皮裹住，然後安置起廚房，過道，這一切都是非常良好。

克林科里微笑了一下，說道：

“這一個令人發生好感的住室，在北冰洋的中心裡……一切都很合適。”

我們遷移到那裡，佈置起新居。在帳幕的外面，大雪紛飛，朔風凜冽，可是我們卻極溫暖，而且非常舒適。我們坐在小桌子的旁邊，吃過很甘美的食物，回憶莫斯科，同志們，以及祖國……

“這不是帳幕”，飛行家們這樣的讚美過我們的屋子道，“這簡直是『蘇維埃宮』啊！”

靠着『蘇維埃宮』的旁邊，站立着無綫電台的冰『宮』。和它並排立着地，在那裡擺動着兩翼的，是在我們的風車——『風磨』。在這個東西的後面，放置裝着食物的雪車。這就是我們整個的街道。跟帳幕並排樹着的，就是帶有一個斯大林同志肖像的紅旗，在那裡迎風飄蕩。

十六天過去了。所有的人們，除了我們四個人外，都在歸心似箭的願意回去。

我勸留着他們說道：

“不要急，再住一些時候再走不遲。我們這裡很好玩哩。”

“不，謝謝你！我們把你們送來，幫助你們佈置好一切：現在該我們回去了。”

他們開始收拾起來。我於是走到飛行家們的眼前，向他們講求道

“請諸位把你們剩下來東西轉送給我。你們很快地就要到家了，但是我們在這裡，還必須得要需用它們呢。”

於是，他們都紛紛贈送起來了——有的給燒鍋，有的給炒鍋，有的給水桶，而瑪朱陸克即贈送給我們一個留聲機，並且在那紅色的頂蓋上還寫着：

誰永遠能跟着歌聲一路前進，

他一定永不會滅亡！

如果有人不願意給我們拿出來的時候，我就威嚇着說道：

“我全部沒收下來，只給你們留下一條短褲兒！橫豎你們總得要往南方走的。”

是的，因為從北極無論怎樣走到那裡去，到處都是南方。

在送別宴上，我曾說道：

“諸位即將離去。只剩下我們在這裡，遠遠的離開了可愛的祖



國。但是，我們底心，卻將永遠跟着我們底國家在一起，永遠跟着布爾塞維克黨在一起，永遠跟着人民在一起的。”

最後的接吻，最後的擁抱。

飛機在我們頭頂上吼叫起來。我們揮舞着帽子：

“再見，再見……”

飛機看不見了。只留下了我們幾個人。

“唔，兄弟們，”我說道，“開始冬季露營吧。”

克林科里戴上了耳機，費多洛夫用天文鏡開始觀察着，我和希爾遜夫鬆開了絞盤。

“莫斯科—北極”運河

要做的工作很多。

我們忙着「雪的」建設。從雪裡，我們砌成了磚塊，建築起來一個廚房。從雪裡，做成了一個小屋，以便希爾瑟夫從事科學的作業。

對於食物的安置，我們費了一番很大的思索。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存儲，分爲三個部分，在個個不同的水塊的角落裡，把牠們放置起來。如果水塊裂開，只有一個倉庫沉沒下去，或者把牠給壓碎了，——那是不必害怕的！我們還有其他的兩處。我們把食物埋藏在雪裡，以便不致使牠腐爛。但是，太陽的熱力，卻把我們的「冷藏庫」給損壞了。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，太陽完完全全不落下去，光輝不休息地在我們頭頂上照耀着。睡覺的時候——有太陽在照耀着，起床的時候——還有太陽在照耀着。整個的時間，都是連續不斷的白晝。我們祇能依照着鐘才曉得時間：這是在早晨，這是在晚上，或者是在夜間。

太陽烙熱得非常強烈，把靠在裝着食物的罐子旁邊的積雪，都給溶解了。因爲，在那裡我們裝着新鮮的魚和豬肉——把它揭開一看，都在腐爛着了！於是，你又得來把我們的存儲，遷移到新的地方上去！

我們拖着雪車，猶如良善的馬匹一樣，一次運載着二十五普特（註）的貨物。因爲道路太泥濘和太滑的關係，所以常常有跌交，和滑倒的事情發生，但是我們仍然彼此鼓舞着，繼續搬運。工作並不是容易的，由於這樣的工作，大家都累得頭昏眼花了……

水在浸襲着我們了。在水壩上，有了很多湖和海。我們用着我們底橡皮船，沿着它們航行。

在帳幕的裡邊都成爲潮濕的了。雨也降下來。讓它給浸濕的，沒有一處是乾爽的地方。連一塊很小的乾爽地方都找不到。在即

（註）普特爲蘇聯重量單位，每普特合十六俄磅，三十六普通特。

下，到處都是泥濘。但是，我們的精神並沒有頹喪，我們仍在說笑着，我們還是精神百倍。在我們這裡有着這樣的一個規矩：如果在你的精神有些不痛快的時候，那你就不得表露出來，你還得要堅強着！

一條崛起的河流，靠着我們底「宮」的旁邊流了過去。我于是就成了一個工程師，我用一塊木板架起一座橋樑來。

但是這條「河」，却越來越寬闊起來了，逐漸的向着帳幕的跟前接近。我決定開鑿了一條運河。我拿起了鐵鋌，在那裡開鑿一條溝渠——由帳幕跟前到龜裂的地方。這樣，我就把水從帳幕跟前引導開去了。

同志們以為我的這條河流非常重要，他們就把這條河叫做：「莫爾科——北極」運河。

「鷹 們」

在北極的白天裡，太陽不是常常都發着光的。有時，它就被雲霧給遮住了，雨淋淋的雪也時常在降落下來。常常飛揚起大風雪，常常我們的帳幕就給雪堆住了。但是，我們並不注意這樣的天氣。在一晝夜裡，我們仍然要做十七小時，乃至十八小時的工。

我們需要知道的很多。在北極上的海洋，究竟有多少深度呢？在底下做些什麼事呢？海洋裡是怎麼樣的水，而且它往那裡流呢？在它那裡，是否有動物呢？水塊會把我們漂流到那裡去呢？

問題是很多，但是，這祇有在極大的勞動後，才能够解答這些問題。於是我們大家都在勞動起來了。

我們是在交盤旁工作着的。希爾瑟夫在鋼絲的尖端上縛住了小網，溫度計，以及各種各樣的儀器。然後他把這所有的一切東西，

都搜到冰裂縫裡去，以便從這個底裡取出來水。縛着的東西，經過了很長久的時間才碰到海底。之後，我們就把絞盤的搖腳纏緊，再把它從底下向上提升起來。這是一件異常費力氣的工作。我們纏緊絞盤，交替着換班，足足的連續着搖六個鐘頭；費多洛夫和我搖纏了十五分鐘一換班，克林科里和希爾瑟夫纏了十五分鐘再一換班。在這樣兇猛的嚴寒天氣裡，由於這種異常吃力的工作，我們累得都在渾身發汗了，我們把衣服都脫掉，幾乎連一條短褲子都脫下來了。

這樣，我們却曉得了：在北極上的海洋裏的深度，是四公里又三分之一。這就是我們的發現。在從前的時候，還沒有一個人知道在北極上海洋究竟有若干深哩。

別處，希爾瑟夫在海水裡找得了一些草蝦，水母，以及其他許多小的活的動物。這個也是我們的發現。是的，在從前的時候，人們以為在北極上不會有任何生命存在着的。希爾瑟夫把自己找得的東西陳列在籬子裡，粗玻璃瓶子裡，他高興的了不得。

我們做了許多工作，可是同時，在工作之後，當我們睡下來的時候，真好像死人一般地在躺着。克林科里每天夜裡總是值班的，早上他就把我們叫醒。

“鷹們，起來吧！”

但給予的回答——總是如雷的駭聲。

“鷹們，應該要有良心的呀！”

儘管怎樣，“鷹們”的駭聲是不會停止的。

克林科里像兇猛的老虎一樣，揮擊着我們，在喊道：

“起來，難道我還對你們有什麼客氣嗎！”

到那時，我們就從睡眠袋裡爬了出來。契歐多雷赤手是就去睡覺，實在的，他整夜地都未曾睡覺，坐在無線電的旁邊，而且每小時都要走出去看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冰塊裂縫了，看看是不是需要搬移到新的“房子”裡去。

我們吃過早飯，又開始做着工作。別迦不是整天地走到冰窟那裏去，就是晝夜地拿着自己的小玻璃瓶子在忙個不休。他沒停地在那裏不知把什麼東西傾倒出來，又灌了進去搖動了一下，然後調合起來，看來他確是一位地道的藥劑師哩！

我和任納走出來到「街」上。但在這裡，應該要知道我們是站在那裡。因為，現在我們已不是站在原來的地位上了。我們的冰塊，悄悄地把我們從北極上運走，它是在漂流着的。我們沒有注意到這點，我們以為，它彷彿還是在原來的位置上站立着的。任納，費多洛夫安置起儀器測視着太陽，于是就說明着我們的「地址」道：

「今天冰塊走開五公里。」

或者是十公里。或者是二十公里。我們的冰塊移動的是這樣的迅速，而且又是這樣的靜悄悄地。

我永遠是幫助他的。他教我知道我們的「地址」。他告訴我要怎樣認識天候。如果任納或者因為什麼事情不能從帳幕裡走出來的時候，我就代替他把一切都完成了。因為，每天都應該把這裡所發生的不論什麼事情，以及在北極上是怎樣的氣候，都要用無線電拍發出去的。

把契歐多雷赤，別迦，和任納三個人，派來跟我在一起工作，我真是十二分的高興。他們始終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。常常兩晝夜都不睡眠，無論在大風雪之夜，無論在雨天裡，無論在霧天裡，他們都在繼續不斷地工作着。我們對於科學的探討，有着無限的興味。

彼得。彼得洛維茨——是一位大學術家。任納——也是一位現代學者。他知道一切最重要的，最主要的星辰，而且知道那些名字，以及那些星辰在怎樣的循行，他自己很正確地，把它們排列在巨大的天空裡……埃林斯特——則是一位著名的無線電手。

跟着這樣的助手們在一起，絕不會失敗的！

北 極 說 話

每天，我們都用無線電，給莫斯科拍發氣候的報告。用無線電，告訴我們的新發現。這是非常重要的。假如我們遭遇到某種事情的時候，那我們的工作就不會失敗的。因為關於這點，他們都已經曉得了。在每天夜裡，我們都用無線電聽着「最後消息」。這就是我們用以拿來替代讀報紙的。

莫斯科和列寧格勒，用無線電特別對我們舉行很好的音樂會。我們戴上了耳機，傾聽可愛的歌曲，傾聽可愛的音樂，而同時我們自己，也在低低地作唱着。

根據無線電的報告，我們已被選為最高蘇維埃議員。我們該是怎樣的高興，該是怎樣的驕傲着這種崇高的光榮呀！

我們不時地用無線電跟故鄉，跟自己的太太，以及跟朋友們談着話，我們以為那是非常的接近，就好像是在和我們並肩說話似的。

有一次，克林科里在夜間值班之後，他還不去睡覺。我們都奇怪起來了：

「契歐多雷赤，為什麼你還不去睡覺呢？」

他戴着耳機，沒有聽到我們的問話。忽然，他的面孔明亮起來了，他微微地在笑着，——但那不是對着我們，而是對着還有另外什麼人似的，我們也拿起來了耳機。我們一聽——是小孩子的聲音。

「是誰，契歐多雷赤？」

他輕聲地答道：

「靜一點，這是我的女孩兒呢！」

大家都明白了。這是年小的流霞，在用無線電正跟着自己底爸爸講話哩！他的話說得很好，很流暢，他一下都沒有躊躇過。克林

科甲停了很久的時間以後，都未能入睡。

我們大家，都非常的推崇我們的無線電，我們若是沒有無線電，我們就會跟我們的祖國，以及整個的全世界，就完全割絕開了。任何人都不會曉得我們任何的事情，同時，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身外的任何的任何一切了？

所以，我們愛護我們的無線電，就像母親愛護自己的兒子一樣。我們經常的清潔它，經常地檢查它。差不多連一件很小的什麼事情發生——一下就矯正過來了。所以無線電的工作很好。

但是，有時候風忽然靜下來了。或者連一點風都沒有了。帶着兩翼的風車也就靜止着不動。因此，我們的電台也就靜止着不動——因為它不能夠供給無線電的電流了。可是，在這時，我們必須要給“真理答”拍發論文的。怎麼辦呢？

我們拿出了手搖的（說正確一點，腳踏的）摩托，它的形狀，做的猶如腳踏車的樣子。我們一班一班地，交換坐在鞍座上，“急駛起來了”——即是急急地旋轉着腳踏板，電流生出來了，無線電又在開始工作。我們所以要如此做，為的是要趕拍論文的緣故，我們“急駛起來了”兩個多鐘頭，自然是很疲倦了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我們的論文，却在這個時候披露在報紙上了。

克林科里很能擔當許多的，而且極繁重的工作。當着著名的飛行家茨卡洛夫飛經北極到美國去的時候，契歐多雷赤有兩晝夜的工夫都沒有把耳機取下來。我們靠近他坐着，人家都感到極度的興奮。克林科里注意地傾聽着：

“茨卡洛夫飛到魯多里發島。”

“茨卡洛夫在魯多里發的上空。”

最後，又聽道：

“茨卡洛夫飛過了魯多里發。”

我們大家都欣喜欲狂地高興起來了。他很快地就要飛到我們的上空來了。我們已望見茨卡洛夫的飛機。瓦列里給我們投擲下來許

多信件，報紙，以及雜誌等等。

我們並沒有間斷，仍然在看望着天空。但是，它好像故意開着玩笑似的，一下就給密雲層層地遮蓋住了。我們聽見茨卡洛夫飛機沉重的馬達聲音，但是却看不見它。顯然地，茨卡洛夫並沒有看見了我們。

我用着玩笑的口吻，笑罵着別迦和任納兩個人說道：

“小兄弟們，一切都是仰仗你們兩個人。怎麼不能夠準備下一個晴朗蔚藍的天空呢！還算做什麼氣候專家呀！”

當戈洛冒夫籌劃飛往美國去的時候，我們就用無線電轉達我們的親友們：

“藉着戈洛冒夫飛行的機會，請給我們帶來些信件，書籍，以及你們所願意帶來的東西！”

爲着讓戈洛冒夫能夠注意到我們，我們就決定在水上做一個鮮明的標記。我們一面不住地跌落到白茫茫的雪裡去，一面曳牽着帶有紅色的雪車。我們謹慎地用掃帚把它灑濕了。做成一個很大的橘黃色的大圓圈。我們在等待着。克林科里坐在無線電的旁邊，可是我們性急地在看望着天空。經過了幾個鐘頭的時間。那不是嗎，戈洛冒夫已在雲際出現了。

突然地，克林科里宣稱道：

“聽，戈洛冒夫拍來電報說：‘美國的征服者，在祝賀着你們！’”

“謝謝他的好意。”我們解說着，“他本人現在什麼地方呢？”以後大家都明白。原來，戈洛冒夫飛往美國去，是必須要經過北極的，可是因爲我們已經從北極漂流開，相距有二百公里之遠了。

所以，戈洛冒夫把帶給我們的東西，都一齊携着飛到美國去了。

“蘇維埃宮”

日子，一天一天的過去了。我們在冰上居住，已經有六個月的時光了。而且還要繼續居住下去。但是，往前將會更要困難了。北極的白天，已經終結了。在十月的季節裡，我們已是最後的一次看到了太陽，漫長的，異常嚴寒的黑夜，就要開始了。因為在北極上的天候，半年是白天，半年是黑夜。

我們穿上了冬季的衣裝。在“蘇維埃宮”裡，馬上就變成爲很狹小的了；因爲我們的皮襖，皮褂子，毛衣，手巴掌（註），便鞋佔滿了很多的地方，原來我們把帶有半截靴腰子的大暖靴，叫做便鞋的。在這樣的便鞋裡，可以自由地給一歲的嬰孩洗澡。在便鞋的上面，還能放一雙套鞋——所謂“火輪船”。

在我們狹隘的斗室中，穿戴必須要十分當心的。我們要時時刻刻記住，坐在睡袋裡的時候，不要讓頭碰到桌角上。穿毛皮的時候，不要碰倒了灰盤和希爾瑟夫的小瓶。要伸一伸懶腰的時候，必定要小心碰到頂棚上的螺旋釘。

在走進“宮”裡的時候，也必須要特別的當心。往右邊去——是克林科里的“辦公室”：無線電收音器，以及一切用具等——在這裡，好像不能清掃什麼，或者拋置一些什麼腐壞的東西。往左邊去——則是自造的“飲食店”；你若一拍打着什麼——它就會整個飛揚起來了。在地板上，放置着希爾瑟夫的箱子。踏了它一脚，你看吧就會成爲兩個了。在箱子裡，裝着極有價值的經過化驗的水。

沿着牆，有着兩層的釣鋪是在釣鋪的中間，擺着活動的桌子。

（註）手巴掌，是手套的一種，形狀比手套大，大母指個別裝在一個筒裡，其餘四指都是並連一起，寒帶人冬天常戴它。

在燈的下面，則是洋鐵罐。克林科里常常用凍了的帶着響聲的臘腸，把這個洋鐵罐裝得滿滿的。臘腸一到那裡就溶化了，而且燻熱起來了。我們比較很好的商店都強了百倍：在我們這裡，在任何的時間，都會有燻熱的臘腸吃。但同時，在水的方面，卻糟糕起來了。

秋天的時候，因為到處都是水，我們會十分的苦惱。可是，一到了冬天，因為到處都無水，我們也十分苦惱了。周圍都是冰雪，可是水一連一個小水點都沒有！

我們從雪裡取水，爲着要做中飯，必須得費了很長的時間，在大爐上溶解着雪。所以，我們對於水非常節用，好好的貯存起來，我們很少洗滌什麼，就是在午飯後或者早飯後，也不經常洗滌着食具……

“百病科教授”

在我們這些人之中有一位是醫生，他乃是一位醫藥經理人，是一位看護婦，而且又是一位百病科的教授。這個人就是希爾瑟夫。

彼得·彼得洛維茨致力於學“醫”，一共才不過幾個禮拜的光景。在北極上入秋之前，他才走進了醫院——他探討着，怎樣做外科手術。

彼得·彼得洛維茨是一個鐵面無情的“教授”。所以，我們對於害病非常害怕，幾乎就不病。讓“醫生”來給我們治病，一共才不過兩三次。

有一次，任納·費多洛夫自己感覺有點不大舒服，希爾瑟夫說給他聽呼吸，就好像真的教授一樣。我甚至討厭看這些了。

“呼吸！”

任納很用心地呼吸了起來。

“不呼吸！”

任納停止了呼吸。

“說，呵——呵，。”

“把舌頭伸出來！”

任納就伸出了舌頭。

“‘啊原來如此’”教授說着，*“*穿起衣服吧。全都明白了。需要幾個罐子。要趕快。*”*

我們拿給了幾個很大的罐子，裝在一個極大的玻璃缸中。‘教授’分散着可怕的火炬，險些兒延燒了帳幕。他把火炬放到罐子裡，然後再把罐子放在任納的脊樑背上。在貧弱的費多洛夫的皮膚上緊緊的貼住了這個罐子的底上。‘教授’又拿第二個放上。可是在放第三個的時候，在任納的脊背上的皮膚已經是不得能够用了：整個的脊背都貼滿了罐子。

彷彿在我的脊背上，好像病了似的。

我說道：

“希爾瑟夫教授，不知爲什麼，我呼吸很困難。”

彼得，彼得洛維茨拿起了小聽筒，鄭重其事地傾聽起來了。

“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”，在你內部有什麼東西呼呼的響着，應當擦一點松節油。

醫生說着，就是說，應當這樣做的。于是我把衣服脫了下來，躺在鹿皮上。希爾瑟夫在自己的手上搽了些松節油。可是‘教授’的手，實在地，已經不是原來的清潔了——他把它在燈烟中調了一下，又在油中調了一下……然後，他就開始給我搽了起來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在‘教授’的手上的松節油都搽乾淨了，可是在我的皮膚上却成爲一個線條一個線條的，就好像斑馬一樣的了。但是，不管怎樣，他總算給我治療好了。

在選舉我們爲蘇聯最高蘇維埃議員的時候，希爾瑟夫的故鄉，

——在德聶泊爾彼得洛夫斯克城中——的孩子們，都在鼓舞着高歌道：

一切的大人們，一切的
孩子們，

請投票選舉可愛的彼得



彼得，彼得洛維茨，
希爾斯·希爾瑟維茨。

關於這一首歌，是用無線電告訴給我們的，因此，我們就開始用新的名字稱彼得爲：『希爾瑟維茨教授』，

教授，自己，也很喜愛這一首詩。

有一次，我看見了這樣一個情形：『希爾瑟維茨教

授』靠着帳幕站着，溫學雷在他的前面，希爾瑟夫帶着親切的口吻朗誦着：

什麼東西，
能够跟你的眼睛相比，
我的小狗兒！
我看見，我知道，
你感動得一直到淚流。

在每一句後，他就喂給溫學雷一點臘腸。溫學雷喜躍地搖擺着尾巴，嬉戲着，就好像希爾瑟夫的詩歌對於牠是很有興味似的……

熊

溫學雷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北極專家。牠建設起自己的「基站」——把自己吃剩下來的食物，都埋藏在雪堆裡，牠是一隻聰明的，伶俐的小狗兒，只是稍微有點狡猾：牠時常偷偷地嚼食我們的倉庫，我曾有一次把牠捉住了：當時牠向四下看了一下，就去挖掘埋藏着的肉食。的確，我同牠是沒有什麼客氣可說的了，我當然要打牠的。

牠還怎樣做呢？在我們打牠的時候，牠却忍受着。可是以後，牠凍了一個一公里半的窟子，以使人們不去注意牠的行蹤時，牠又去開始挖掘倉庫。

因此，我們就把牠縛住在雪車上。但是，這也是不好。不是嗎，有一次，在我們這裡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事情。

好像是在夜間吧，克林科里從帳幕裡走了出來，忽然用一種驚人的聲音喊道：

“熊啊！一隻母熊和兩隻小熊仔子！快一點起來呀！”

當時，我們已經睡下了。在這裡，我們就馬上穿起了三層衣服，飛跑了出去。當下我們一看：埃林斯特正在那裡射擊着熊掌，而那些東西們，却在用全力迅速地疾跑着，惟恐怕捉住牠們的尾巴哩！

在這時候，溫學雷是怎樣做呢？牠大聲吠叫着，狂吠着，爭先恐後地搶上前去，飛躍地跑了出去，牠後面還在拖着沈重的雪車。我急忙把它解開，牠彈丸似地撲向着熊，但是，當我們跑到那裡去的時候，牠們已經是杳若黃鶴了。

我們回到帳幕裡來。可是溫學雷却有很久的時間仍在冰上巡邏着。一直快經過三個鐘頭了，牠才走了回來。牠完全陷於懷傷，與悲哀的境地，腿上擦破了，很顯然地，因為牠是放走了熊而慚愧。



“弟兄們。現在我們練習一下打獵吧！”我說道。

“是的，”別迦應道：“這時候的新鮮熊肉，並不是不好吃的呢！”

契歐多雷赤微微地笑了一下。

“打死，不打死，這倒不怎樣重要。所要緊的是我們能不能夠看見熊，和小熊！”

我們開始討論起來了。如果這兒若是有熊，那就是說，這兒也必定要有許多的海狗。因為熊是要吃牠們的哩。

果然。不出所料。經過了幾天之後，在冰縫裡我看見了一隻海狗。唔，我心裡想着：“我們可以飽餐一頓美味的海狗了。”我發射着，一下就命中了。但是，冰底下的流水，又把那隻打死的海狗給沖走了。哦呀，這該是多末氣人的呵！

我們打住了一隻海兔——北極兔，這一隻肥美的‘小兔’的重量，足有十八——二十普特。

有一次，我拿着槍坐在冰縫的旁邊有好幾個鐘頭，忍耐的期待着兔子，我自己已在做着夢想：“這不是兔兒露出來了嗎？我該款待同志們一餐很鮮美的兔肉吃了！”

等待了很久的時間，冷的直到發抖，但這傻瓜的兔子還是連個影子都看不到！

于是我又安慰着自己道：“不必煩惱吧！在另一方面，我們卻獲得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：在從前，人們以為在北極上任何生命都不會存在的。甚至最著名的南森，也以為是這樣的。但是他錯了。直到現在，在這裡我們已經看見多少各種各樣的‘動物’了！”

別迦每天從深深的海底，取出來各種各樣的小的活物來。一些飛鳥們時常向我們飛來，如：白頭鳥，海鳩等等……我們已經看見過北極熊，海狗，以及熊等等……在北極上是有生命的呀！

我們就是這樣把它記錄下來的！

我回到帳幕裡，坐下來寫着日記。在我是‘北極’站主任的時候，我每天都把所有遭遇到的，統統記錄下來。有時，在工作之後，由于疲倦的緣故，筆從手中掉落下來，但是我仍然要把它記錄下來。在我還沒有把它記錄下來的時候，我是不龍就寢的。

偉大的慶祝節

十一月七日，我們跟全國一致的，慶祝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之二十週年紀念日。

刮臉刀閃着光芒，肥皂的泡沫擦滿了一臉，香水的氣味沖鼻的芳香。我們第一次像這樣好好地洗滌一下。

晚上，我們很整潔的坐在慶祝的“桌子”後面。因為擺滿了吃的東西，“桌子”就決給壓壞了。在那裡，幾乎什麼東西都有！有蜜饯菓菜，有發司了的牛奶，有乾乳酪，有甜糕，甚至有我們特為

拿來做慶祝用的一塊一塊的菓餡饅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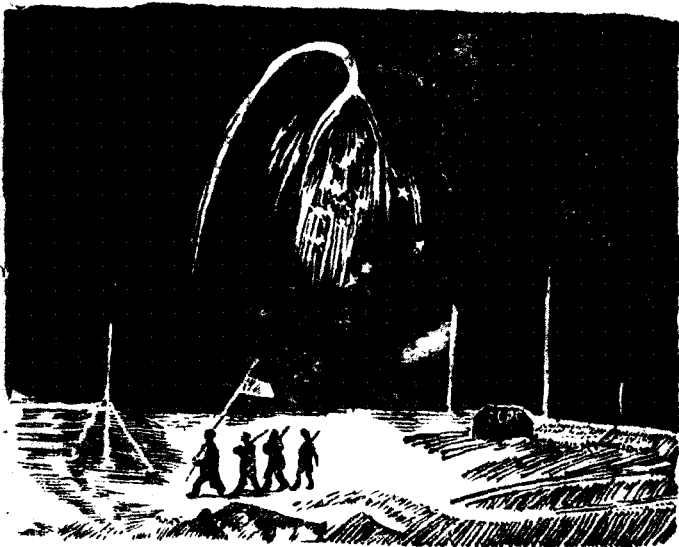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大張歡宴，一直到早上五點鐘才散席。稍微睡了一會兒。在九點鐘的時候，我們大家又都起來了。急忙地喝了茶。很快地都走到無線電台的跟前，很快地傾聽着祖國的莫斯科方面的消息！

十點鐘了。

我們聽到了斯巴斯克教堂塔上的鐘聲。我們默默地彼此微笑着。

“靜一點，靜一點！”克林科里小聲小氣的說道。“伏羅希洛夫走出來啦！”

人民委員們走上紅場。我們甚至聽到他的馬蹄踏地的答答聲。不是嗎，伏羅希洛夫圍繞着軍隊馳行着。‘萬歲，萬歲，……’之聲



喊叫着。軍樂歡奏着，坦克車轟轟地鳴響着，飛機隆隆地吼叫着……

燈光朦朧的燃燒着，帳幕裡的溫度在冰點以下，但我們坐在被爐火包圍的地方，傾聽着從莫斯科傳送來的廣播，我們真好像是置身在紅場上，和所有的人們在一起一樣。

以後，我們組織起來我們自己的示威遊行，我高舉着蘇聯的國旗，在前面行走着。後面則是希爾瑟夫，克林科里，和費多洛夫三人，荷着槍跟在我的後面。

我們在帶着斯達林同志肖像的旗幟下，向前闊步邁進着。

我用着簡短的演辭說道：

“我們處在遼闊的遠方。但是，我們不會和祖國隔離開的。祖國會經常愛護着我們，記憶着我們的。在這裡，在漂流在冰上的我們，一致地跟我們所有的偉大的人民們，一起慶祝着祖國週年紀念日。”

火箭爆燃起來，發射的聲響轟轟響亮起來了。這是我們慶祝的最崇敬的禮砲。

溫學雷的慶祝也並不壞。我們在帳幕裡款待他，每個人給他一些臘腸；他嚼食着，橫臥在獸皮上，而且一下就呼呼的睡起來了。

在無線電的旁邊，我們坐了很久的時間，傾聽着遙遠的可愛的莫斯科方面的一切消息，恰在這個時候，在那裡正是舉行着民衆的遊行示威。

“無軌電車”

人們都稱我們為英雄。在無線電裡，我們讀着：

“我們在北極上的英雄們……” “我們北極的英雄們，勇敢地漂流着……”

同志們都訕笑我的不很高大的身軀。

“很好的英雄呵！承認了吧，小米特里茨：當你在講台上演說的時候，在你可愛的足下，還要墊着箱子哩。”

終于，在實際上，我們決定，給自己選取了民間所傳說的英雄的名字。克林科里——身體最高的——叫做“伊利亞·穆洛墨茨”，（註一）希爾瑟夫叫做：“阿遼沙·包包維赤”，費多洛夫叫做：“邵洛威·拉茲包尼克”。但我最好是叫做：“魯斯蘭與露德密娜”。（註二）

有一次，在風雪交加的時候，有兩個“英雄”——“魯斯蘭與露德密娜”和“伊利亞·穆洛墨茨”——出發到冰的裂縫那裡去。那裡，離開帳篷有一公里的樣子，我們在那裡研究着水，用小網捕捉着海中的活物……狂風大起來了。天氣異常昏黑。我們不經心的走到冰縫的上頭，用手一摸，才知道那是希爾瑟夫的儀器，於是轉回頭去，正好是逆風。大風雪撲打着面孔，懷中的提燈的燈光，始終不能透過雪的牆壁。

我們向前走着，走着，可是帳幕仍然看不見。

“伊利亞·穆洛墨茨，我們碰到鬼人的境界了，”我說道，“不是嗎，我們真好像盲人瞎馬迷了路途一樣了！”

（註一）“伊利亞·穆洛墨茨”（或譯穆洛人伊利亞），“阿遼沙·包包維赤”（或譯牧師之子阿遼沙），及大盜夜鶩，是俄國傳說中的三位英雄，俄國有許多史詩，就是歌頌他們的英勇行蹟的。

十一世紀初時，伊利亞·穆洛墨茨曾到過基輔王子烏拉地米爾的宮庭，幫助王子打败了來自北方的瓦路格人，及進攻基輔的拜成奈克人。據傳說所載，大盜夜鶩，是一隻魔鳥，口鼻可噴火，吼聲有如野牛，嘶聲有如龍，他的巢是築在七顆樹上面，當他像夜鶩唱歌的時候，一切生物就都會死亡，毫無聲息。他有九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是能唱的。

因爲狂風把契歌多雷赤的喉頭堵住，只啞然的聽到他的回答：

“我們若真的再找不到的話，我們就要‘漂流’了！”

有時我們順着風向走着，有時我們逆着風向走着，我們蹣跚在未曾走過的冰塊上，在那上跌着交，跌倒下去，又爬了起來……

足足經過了三個鐘頭，我們用盡了一切力量。全身的骨頭都酸痛起來了。很想躺下去。但是我們知道：假如我們若躺下來的話，那就一切都完了。——那就是死了。所以，我們彼此互相援助着，仍然支持走着。

最後，我用腳鈎到了黑板。那就是說，我們已經接近到帳幕了。我們異常地驚喜，我用着愉快的心情向前走着。真的，我們迅速地跑進到帳幕裡。噯，在無限的苦悶黑夜之後，在那裡溫暖一下，真是非常的舒服呵！

第二天早晨，我把木柱子安設好了，然後在那上面結了很長的一條繩子，由冰縫那裡一直連到帳幕裡。現在就不會迷失方向了。

“這就好了，”希爾瑟夫說道：“現在在我們這裡，就好像是在北極的城市裡一樣，有着自己的無軌電車的路線了。”

於是我們四個，無軌電車——我。克林科里，希爾瑟夫，和費多洛夫——沿着新的路線出發到冰縫的地方——在那裡，上下纏繞着絞盤，研究着蘇維埃海洋的深度……

(註二) 魯斯蘭與露德密娜，是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一篇同名的詩篇中的兩位主人翁。當他們兩人舉行結婚禮時，忽然起了一陣颶風，將露德密娜帶到黑海魔王的皇宮裡去，魯斯蘭經歷了很多險事和戰勝了沿途所遇到的妖魔，纔將露德密娜奪回。

暴 風 雪

在工作當中，都沒有注意到，光陰飛逝地過去了。現在，已經踏進了新的，一九三八年。

我們開始忙于重要的佈置。契歐多雷米從雪裡預備下了兩鍋熱水。我們把頭痛痛快快的洗了一下，就開始刮剃了起來。克林科里給我剪成一座“鬍”。

莫斯科用無線電給我們賀著新年。我拿出來胡桃，巧克力糖，奶酪……每個人分給三十五個“北極之熊”糖菓。新年的跳舞會，經過情形非常良好。只是到後來，虎尾棕沒有了……

在正月中旬，我們看見了很美麗的北極霞光。這就是說，北極的黑夜，快要終結了。我們都歡喜起來。可是北極的黑夜給予我們的影響，仍然是不舒服的，我們吃東西吃得很少，睡覺睡得也不好。太陽快一點照耀出來吧！但是，在這個時候，凜冽的嚴寒還在繼續地威逼着，大風雪依然在猛烈地肆虐着。

我們的“蘇維埃宮”被大雪一直給掩蓋到頂上。溫學雷任情自由的，順着它的頂篷上開蕩着。牠頂不喜歡大風雪了。每當有大風雪吹來的時候，我們的溫學雷就狂吠着；每當大風雪穩定下來的時候——溫學雷也就沉默下來了。

但是，牠沉默的時候很少。像這樣的暴風雪的時候常有，在兩步以外就彼此對面看不到人。在這樣的風雪交加的天氣裡，是不能從帳幕裡走出去的。可是任納，費多洛夫又必須要在小冰屋內工作。因為他的一切儀器，都在那一座小屋裡放着。

在當時，我們就沉思了一下。我們拿起了鐵鏟，在雪裡開闢出一條很長的走道來。大家都認為這是一條隧道，這很像地下隧道一樣。這不僅是地下隧道，而且是雪下隧道呢。現在，在這兇惡的暴風雪時候裡，任納可以走出去從事工作了，但是，他並不是經常能

够工作。因爲我們的冰塊是這樣的被漂動着，使得他的一切儀器，都移動開了。

暴風雨壓迫着冰塊，更迅速地浮動着。把我們帶往南方去，向着岸邊走去。甚至很難說，我們現在還是在北極上。因爲冰塊已經從北極上，漂出很遠的地方了。

我們小心翼翼地，猶如兔子一般地機警着。假如冰塊忽然碰了起來，以至破碎了呢？假如糧食倉庫忽然隔絕了呢？我們並不是害怕；而只不過，我們不願意突然意外地，使我們遭遇到危險而已。

我把雪車預備好，把一切必需的東西都收拾起來。我們輪班地睡着覺。

風雪帶着一種聲響地落到帳幕的頂上。我時常以爲我們好像是躺在那裡一樣。在街道上，充滿了哀吼的，咆哮的，爆烈的聲響，恰如從大砲裡發射的聲響一樣，或者恰如巨型的，飛機的馬達吼叫一樣。在任何的一個時間內，冰塊都能够破碎，或者傾覆過去，以及把我們拖在它的後邊的，然而，弟兄們並不因此而沮喪失望。

所有的人們的情緒，都是非常勇敢而堅毅的。

別迦，希爾瑟夫不時地給我們大家朗讀着瑪雅可夫斯基的詩：

投降吧，吹雪的朔風，
投降吧，醜惡的暴風雪，

我

將發現着

南極，

並且——

也將發現着北極。

小小的線紋

值得記憶的黑夜來到了——那是在二月一日的夜間。我輾轉始終未能入睡。在暴風雪的時候。我永遠是睡不好的；我總是在傾聽着，看冰塊是不是在破裂了。在這裡，暴風雪已經嘈鬧了六個晝夜了。

克林科里正是值夜班，也沒有睡覺。他向我說道：

“德米特里耶維茨怎麼還沒有睡嗎？來，我倆下一盤棋吧。”

“好 來吧！”

于是我倆把棋盤攤開，把棋子擺上。

在帳幕的外邊，刮着狂暴的颶風，飛雪鼓像鳴似地敲擊着牆壁。別迦和任納，都已在熟睡着。克林科里緊緊地進攻着，我用一切的力量防禦着。我們一直枯坐了好久的時間。鐘打五點的時候。我們忽然聽到：帳幕吱呀的響了一下！

“你聽見了嗎？契歐多雷赤！”

“聽見了，德米特里耶維茨！走，該你走啦！”

“停下來吧，不要在這兒走啦，我走去看一看是怎麼回事。”

“你坐着，德米特里耶維茨，我出去看一看。”

他走出去了，但我不知道究竟怎樣做才好：是聽一聽他的動靜呢或者還是招呼醒同志們呢？克林科里走回來了，他滿身都是降落着雪。

“甚麼都看不見，一團漆黑……”他走到黑板的跟前坐下來，

“一切都是仍然如常，我們還是往下走吧。”

我又走了一步。但是，帳幕又在那裡吱呀吱呀地響起來了。很顯然地，這一切並不是仍然如常了。我起來搖醒別迦和任納兩個人說道：

“起來吧，孩子們，我們的帳幕有點不大好，響起來了。”

任納從暖袋裡探出頭來，聳耳傾聽着。

“德米特里茨，據我意見，這就是下雪打響的呢。”

可是，希爾瑟夫卻說：

“我出去看一下。我的眼睛總算比你們較為好些哩。”

他敏捷地穿上衣服，走了出去。前後左右都巡視了一下，以後他才回來，說道：

“這不是下雪打的，這是我們的這團冰塊吃不住再浮運我們了。到處都有細微的裂紋，就好像黑色的蛇紋一樣。”

於是，我們四個人帶着手提燈，一同走了出去。朔風猛撲到臉上，腳時常滑倒下來，飛雪迷蒙着眼睛。

燈光只照到脚步大的地方，我們看見了：我們的冰塊，恰如用小刀把磚砌開一樣，裂開了一條一條許多小小的線紋。

“是的，事情並不怎樣要緊，”契歐多雷赤說，“走吧，回去喝一杯熱茶去，我們討論一下，看是怎樣做。”

我們回到帳幕裡，點燃了燈光。在茶壺要開了的時候，別迦又出去看一回，看看小線紋的情形，很快的他就走回來了，說道：

“同志們，我們的小小線紋又裂開啦，已經成爲很大的裂縫了——有五公尺左右寬。”

我們把燈吹滅了，大家又都走出到冰上。裂縫不是一處。在那裡，在無線電的天綫下面，我們看見了第二個裂縫，以後又看見了第三個。其中之一，已經蔓延到我們帳幕的底下。我們冰的原野，都在裂成爲一塊一塊的了……

“小兄弟們，在你們圍繞露營走的時候，”我說道，“你們只看見有兩處，幸虧你們沒有跌落到裂縫裡去。若是你們之中有誰難到了什麼不幸，你們想一下吧，兩個人都跌落下去了——那時，我同樣也不能活了。因爲，我要對你們大家負責哩。”

我們用無線電，給莫斯科這樣報告：

“在我們居住的帳幕底下，裂開了一條裂縫，我們將移居到雪



屋裡去。在這種懸崖危急的情況下，請你們不要惦念着我們。我們仍然會一切如常的。〃

在殘餘的碎塊上

冰塊！整個的在破碎了。在我們下面的裂縫，在逐漸的擴大了起來。帳幕成爲到處氾濫的了。

“兄弟們，現在該搬家了，”我這樣說着，“在這個床鋪裡睡覺，實在是很危險的哩。”

於是我們捨棄了我們的‘蘇維埃宮’，在這個宮裡，我們情投意合地，曾居住了八個月之久，現在我們又建設起來了絲製的帳幕

現在，我們居住在約有足球場大小的一塊殘餘的冰塊上了。

我們的糧食倉庫，也跟冰塊分離開了。有一回，任納和別迦曾看見那些糧食中，有些漂流在冰的殘餘碎塊的中間。我們拿着雪車，就像演武技似地，我們沿着冰塊跳躍着，在搶救着我們的什物，以及糧食。而現在，我們所拿得到的，僅够三個月的給養。

我們親眼看到，我們裝石油的罐子，是怎樣的在漂浮着，但是我們不能夠拯救它們。我們親眼看到，我們的絞盤是怎樣地沉浮在殘餘的冰塊之中間，但是，也不能夠把到取了上來。

大風雪依然在繼續着。猛烈的颶風，吹打着絲製的帳幕。我們從雪裡建立起一個小屋來。我們所有的什物和糧食，都放到雪車上去，在每一分鐘的時間裡，它們都會很容易地，從這一地方，有被拋置到另一地方去的危險。

時間是這樣的嚴重呀！我們在殘餘的冰塊上，四周都是被雪溶化了的水所浸蝕着。當心跌落下去——但是，因爲風的關係，同志

們都沒有聽到，而且在黑暗之中，什麼東西都看不見。于是在那時，就沿着我們冰塊的邊緣上，我們豎立起四個小旗子來。這樣，爲的使值班的巡守營地的時候，不致讓他們跌落到水裡去。

我們是不是被這種情形驚動了呢？自然啦，只有很少的驚動。但是，我們知道：無論我們遭受到任何情形，我們底祖國絕不會把我們遺棄在冰上，不聞不管的。

我們聽着無線電的報告：小“穆爾曼人”穿過了冰原和暴風雨，走向我們這裡來了：“塔伊梅爾”號和“穆爾曼”號兩艘破冰船出發了；最大的破冰船“葉爾瑪克”號，已出發到大海中了。所有這一切，都是駛往我們這裡，來拯救我們的。所以，我們就絕不會意志沉下去的！一切還是按照常態來做！“北極站”的工作，還是在繼續不斷地繼續着！

在指定的時間內，埃林斯特拍發着氣候的報告。任納時時在注視着，碎冰塊究竟把我們帶到那裡去。別過，像每日經常課題似地，在研究着海洋。

有一次，任納從外面跑到帳幕裡，大聲嚷道：

“快出去呀！熊來了！”

埃林斯特不相信地嚷道：

“得啦，得啦！”

“快一點！是真話呢！”

我拿起了槍，從小屋裏跑了出去。果然，是一群熊！一共是三隻哩！

溫學雷大聲地吠叫着，狂吠着，在熊們的腳前腳後來往地躡蹀着。我深恐子彈誤中在牠的身上。

照準了目標，然後發射起來。所有的三隻熊，都倒在地上了。溫學雷沒有受到彈傷。

我烹煮下一鍋熊肉。在坐了來吃午飯的時候，孩子們身旁都放着刀叉用具，說道：

„德米特里茨，要多給我點！“

„要給我够吃！“

„也要給我一份兒哩！“

我自己心裡想着：捉熊肉費了四天的工夫，但是兄弟們，卻一天就把這一鍋熊肉給吃光了，

給所有的一切人們……

二月三號，在許多的月份當中，我們第一次看見了太陽。從地平線上，我們看到了美麗的，巨大的太陽的光輝。我們彼此都有着無限的喜歡。

特別是，在一次的夜間，當我們遠遠地望見了探照燈的光亮的時候，我們真是萬分的喜歡，克林科里第一個人看見了它，那時，我們都已入睡。埃林斯特很想要把我們招呼醒，但是後來一想：„可是，這就只是星光忽然閃了一下，——到那時，孩子們一定要會笑話我的。“但是，星光卻仍然是閃明的，而且更為明亮起來了。契歐多雷赤終於決定了：不是的，這不是星光，這是蘇維埃軍艦的探照燈，于是他就來叫醒我們。

„同志們，同志們，看啊，那裡的光亮呀！“

我們都走了出去，向遠方眺望着。萬歲！援助在那裡的，在冰上的那些人們；而那些人們相距是非常的近。我打開了留聲機，我們傾聽着可愛的歌曲：

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……

之後，有飛機向我們這裡飛來。這是在九個月以來第一架飛機呢！飛行員把飛機很輕巧地降落到冰上，我跑向他的跟前。他就是烏拉瑟夫。我們擁抱了起來，熱烈地狂吻着，因為兩個人太興奮的緣故：都不能夠說話，只是彼此緊緊地握着手，仍然擁抱了起來。

烏拉瑟夫給我們帶來許多信件，蜜精，啤酒之類的東西，他又飛起來，去給軍艦向我們的冰塊上指示道路。

早上，我們在望遠鏡裡看見：在冰塊外邊遠遠地方，朦朧的隱約着小小的炊烟。那就是輪船，它們乘風破浪地向我們這裡駛來。任納和別迦利得乾乾淨淨之後，就開始檢查裝着雜記本的雪車，這一個雪車，對於我們在生活中，是極其寶貴的。在它的上面，放置着有五十張的寫完了的紙張，在這許許多多的雜記本裡，都是揭露蘇維埃海洋與蘇維埃北極的祕密的，這就是我們對於科學的貢獻，以及對於我們祖國的貢獻。

‘塔伊梅爾’號和‘穆爾曼’號，駛向我們的冰塊來了。每船載有八十個人，帶着紅色的旗幟向我們靠近了。我們四個人走去歡迎着他們。

在大海中，在人烟鮮絕的格陵蘭的海岸旁，蘇維埃的人們在相會了。水手們都很想要下來來到我們的跟前，和我們擁抱……但是，遠征艦的艦長歐斯達里切夫却命令道：

“肅靜下來！”

他下得船來，向我這裡走來，一個舉手敬禮。

“遵照政府的任命，‘塔伊梅爾’號和‘穆爾曼’號兩艘軍艦，開向你們的管轄地來！我熱烈地期待着指揮！”

在這之後，就開始擁抱我們，和我們接吻，緊緊地搖撼着我們，每一個人都竭力想盡了方法，想獲得一些值得紀念的東西。我被割下來一塊毛衣，克林科里被割下來一塊帽子，還有的拿凍了的，堅硬的猶如煉瓦和書籍一般的乾糧，巧克力糖菓之類的東西，拿來做為紀念。

人們自己都在拿着東西，並且請求着道：

“把茶杯送給我吧！”

“請你在小冊子上，給簽一個字！”

“把你們壓成的湯塊贈送給我吧！”

我向他們說道：

“把一切東西都拿去，只是不要動科學的雜記。”

但是那裡，人們又爭論起來了：我們往那一條船上去呢。“塔伊爾梅”號船上的人們說道：

“到我們這裡來吧，我們這裡，爲你們把船艙都用絲包起來了，而且給你們預備好了清潔的洗澡間：”

可是，穆爾曼船上的人們却特爲想出了一個非常可怕的東西，來威嚇着我們，說道：

“不要到‘塔伊爾梅’，船上去；他們那裡有臭蟲呢。”

究竟到那裡去呢？於是決定了抽籤的辦法，寫了些小紙條兒然後放在帽子裡，所以要如此做，爲的是不要有假。

我跟克林科里抽出了到“穆爾曼”船上去的紙條，希爾瑟夫和任納兩人，是到“塔伊爾梅”船上去的。

溫學雷，自然是跟着我，一同到“穆爾曼”船上去。

水手們問我：

“伊凡，德米特里耶維茨，到莫斯科後，溫學雷還要跟誰在一起呢？”

我回答道：

“我們決定，把他贈送給斯大林同志的女兒——絲溫特蘭。”

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家什，都搬運到船上去。

我走到克林科雷的面前說道：

“契歐多雷赤，拍發最後一次的電報吧！”

克林科里給斯大林同志拍發出電報，報告我們在‘北極站’的工作，現在正在結束。這就是報告中最末的幾句話：

“我們國家的紅色旗幟，還在繼續地在廣闊的冰原上飄蕩着。”

“好啦。可以走啦。”

克林科里繼續地答答地拍發着電報：

給所有的一切人們，給一切的所有人們。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，十六點鐘，「北極站」的工作終止了。”

他把無線電都扯摘了下來。我們向船上走去。

我轉身回去，又把那個旗幟更好地豎立得結實些，不要讓風把它吹倒了，然後我趕上了他們。

冰地，別矣！

莫 斯 科

九個月以來，我們第一次，才舒舒服服地洗滌了一下，九個月以來，我們第一次，才從身上脫下來皮衣和皮筒子，第一次才換上了很好的衣服。九個月以來，我們第一次，才躺在不是毛皮的皮囊裡，而是在非常安適華麗的臥鋪上，在溫暖的船艙中。

水手們對於我們，都是極其關心，簡直可以說，是在用詢問小孩子的口氣，向我們慇懃問着：

“巴巴寧同志，你不想吃點東西嗎？”

“克林科里同志，你不想喝點什麼東西嗎？”

“音樂是不是攪擾着你們呢？”

“你住的船艙，是不是合適呢？”

當我們睡覺的時候，人們經過我們的船艙，都是用腳尖躡着走路。

以後，我們又遷移到「葉爾瑪克」號碎冰船上去，在那裡，也是給予我們不少的關切。

最後，在航行了許多天之後，我們看見蘇維埃的海岸了。我們已進入到祖國的土地上。

到處都有千萬的人們，在歡迎着我們。

祇有強有力的，解放了的人民，才能像這樣地，歡迎着自己底弟兄們。

關於這些，是不能夠用言語可以表達出來的。

到達莫斯科了。

莫斯科的人們，擠滿了街道，真是萬人空巷。

「巴巴寧的人們！歡迎巴巴寧的人們！巴巴寧的人們萬歲！」

鮮花，音樂，鮮花……

我們向克里姆宮走去……

在從前的時候，我從來沒有這樣接近地看見過斯大林，而只是在出版的書上才看見過。

我極度的興奮，甚至好像螞蟻爬在身上似地。我拿着旗在前頭走着，親愛的小弟兄們，都跟在我的身後，我們走進了大廳。在這裡，我看見斯大林，莫洛托夫……伏羅希洛夫……

我走到斯大林同志的面前。

「極可敬重的，非常崇愛的，我們親密的約瑟夫，維薩林諾維茨！讓我給你報告，研究我們祖國北極的任務，已經光榮地完成了！」

在這裡，我將永遠而不會忘記那一個時刻呵：約瑟夫·維薩林諾維茨擁抱着我，且緊緊的和我接吻。

帶着十分興奮的心情，我把紅旗交付給他。這一桿紅旗，就是跟我們一塊裡的，在那裡北極上的那一桿紅旗……



飛往北極的航程
與
巴巴甯冰塊的漂流路線